

A

民盟智库



费孝通人物随笔

费孝通 著

Jiu Hua Xiang Ying:
Fei Xiao Tong Ren Wu Sui Bi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旧 话 相 应

费孝通人物随笔

费孝通 著



Jiu Hua Xiang Ying:

Fei Xiao Tong Ren Wu Sui Bi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话相应：费孝通人物随笔 / 费孝通著. — 北京：
群言出版社，2016.9
（民盟智库·第二辑）
ISBN 978-7-5193-0171-2

I. ①旧… II. ①费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1001 号

责任编辑：侯莹金朝

封面设计：逸品书装设计

出版发行：群言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(100006)

网 址：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：<https://qycbs.tmall.com>（天猫旗舰店）

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（孔夫子旧书网）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（群言出版社官网）

电子信箱：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：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：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168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3-0171-2

定 价：39.80 元



【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】

A

民盟智库



费孝通

(1910—2005)

著名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民族学家、社会活动家，
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，
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民盟中央主席

出版说明

1941年3月，中国正处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艰难时刻。在这风雨飘摇之中，一批情系民族存亡、心怀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与爱国精英，发起成立了以贯彻抗日主张、实践民主精神、尊重思想自由、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（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）。

黄炎培、张澜、沈钧儒、杨明轩、闻一多、李公朴、梁漱溟、史良、胡愈之、楚图南、吴晗、费孝通……一代又一代的民盟志士尽心竭力，奔走国是，用自己的赤子之情和卓越智识，追索民族复兴之路。

民盟学人在追索途中为我们留下了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教育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里丰富而珍贵的“思想智库”。整理、出版“民盟智库”

系列丛书，旨在传承先人们为国家富强努力之精神、光芒之思想；激励当代知识分子忧国之忧、思国之思、行国之行。

《民盟智库》编委会

出版前言

费孝通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、人类学学者，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。他说，他“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”，“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，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”；他还说，“我和文学无缘，我是圈外人物……至今实质上尚在文学的圈外，未敢探头越墙相望”。

其实费孝通的文学造诣是很高的。曹聚仁在《文坛五十年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王昆仑（太愚）的《红楼梦人物论》，冯友兰的《新世训》，费孝通的《民主、宪法、人权》，从内容说，这都是传世之作……费氏的散文‘深入浅出，意远言简，匠心别见，趣味盎然’。都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，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。”

事实上也确是如此。在学术耕耘之外，费孝通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，抒发自己的情怀。我们从费孝通自1926年至1999年70多年里所写的文字中，撷取精粹，结集出版。

从书中，读者可以了解作者如何通过“人人可以看到的事”，

表达自己对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思考；可以感受作者对亲友、师长一往情深的思念；可以领会一个社会学家眼里观察到的，对域外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描述。同时，读者也能从中欣赏到费孝通别具一格的写作风采，一览“匠心别见，趣味盎然”的、优美的费氏散文随笔的韵致。

目 录

- 001..... 杜鹃与杜甫
- 003..... 植物学家龚自珍
- 005..... 物伤其类
- 011..... 一封未拆的信
- 016..... 《爱的教育》之重沐
- 019..... 悼锡德兰·韦柏先生
- 025.....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
- 032..... 雄圣甘地
- 037..... 郑兆良和积铁
- 045..... 读张菊生先生《刍蕘之言》
- 054..... 信得过的人
- 058.....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
- 065..... 缅怀肯尼雅塔
- 071..... 悼福彭
- 074..... “严伊同学”
- 079..... 旧话相应

- 085 悼愈老
- 088 林则徐小传
- 090 纪念《文汇报》的女将
- 093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
- 095 其报其人
- 098 一代良师
- 101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
- 106 缅怀福武直先生
- 109 在人生的天平上
- 115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
- 127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
- 134 人不知而不愠
- 150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
- 154 开风气 育人才
- 166 青春作伴好还乡
- 181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
- 185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
- 189 推己及人
- 194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

杜鹃与杜甫

我不识杜鹃，亦未听说过杜鹃的鸣声。即或听说过，亦因与杜鹃素不相识之故，未及倾耳细味。但是为了杜鹃在中国文学上却久已成了一个很普遍的题材，所以我意想中的杜鹃也成了一种神秘的“诗鸟”了。

我屡次想寻一个机会和杜鹃诗鸟一见，并且常喜搜集关于这诗鸟的记载，但是为了自己学识浅陋的缘故，好久得不到良好的结果。犹记得在姜尚愚先生教我们历史时，曾一度讲起它，并且转述其鸣声。惟隔了两年的现在，实在追忆不起了。

由诗鸟杜鹃，常联想到诗人杜甫。这种联想虽是一种极可笑的事，但是在相同的“诗”和“杜”两字上，或未始不可强为相联。

在杜甫的两首诗上——《杜鹃行》和《杜鹃》——使我更认为有相联的可能了。

“君不见昔日蜀天子，化作杜鹃似老乌。寄巢生子不自啄，群鸟至今与哺雏。虽同君臣有旧礼，骨肉满眼身羁孤。业工窳伏深树里，四月五月偏号呼。其声哀痛口流血，所诉何事常区区。尔岂摧残始发愤，羞带羽翮伤形愚。苍天变化谁料得，万事反覆何所无。万事反覆何所无，岂忆当殿群臣趋。”

“西川有杜鹃，东川无杜鹃。涪万无杜鹃，云安有杜鹃。我昔游锦城，结庐锦水边。有竹一顷余，乔木上参天。杜鹃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间。我见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生子百鸟巢，百鸟不敢嗔。仍为喂其子，礼若奉至尊。鸿雁及羔羊，有礼太古前。行飞与跪乳，识序如知恩。圣贤古法则，付与后世传。君看禽鸟情，犹解事杜鹃。今忽暮春间，值我病经年。身病不能拜，泪下如迸泉。”

照传说上说：“蜀之先，肇于年皇之际；其后有王者曰杜宇，称帝曰望帝。后化作杜鹃，人民见鹃鸣而思望帝。”

杜鹃是望帝的化身，久已为人所公认。所以杜甫见群鸟的“礼若奉至尊”，不免要引想起当时乱世的君不君，臣不臣的现象。加上他怀才不遇的感慨，如何能禁不放声一唱！他想，若果真在这乱世里出了一位赤心的明君，他一定愿和百鸟的待杜鹃一般地侍奉和扶助他。就是一个“寄巢生子不自啄”的皇帝，也愿“百鸟不敢嗔，仍为喂其子”的“礼若奉至尊”。但是可怜，在这禽鸟都不如的人类；在湮灭失传了人伦礼法的人类；在除了互相残杀和争斗外，毫无其他合乎人道作为的人类里，既无明君可寻，更没顺民可求！所以他不能不反而去歌颂禽鸟地说：“鸿雁及羔羊，有礼太古前。行飞与跪乳，识序如知恩。圣贤古法则，付与后世传。君看禽鸟情，犹解事杜鹃。”

进一层，他就杜鹃认作了他想像中的明君了。所以他“我见常再拜”，以致一旦“身病不能拜”，就“泪下如迸泉”了。

依我这种无谓的牵引起来，杜鹃与杜甫，却发生了君臣关系了。我为了崇拜诗人杜甫，更不能不急欲一见杜甫的“明君”诗鸟杜鹃了。

前天在徐志摩的《巴黎的鳞爪》上读了一篇济慈的《夜莺歌》，在“其声哀痛口流血”一点，我又疑心济慈的夜莺即杜甫的杜鹃了，惟其所不同者济慈以夜莺自比，杜甫以杜鹃比明君罢了。

1927年11月28日晚草于东吴一中

植物学家龚自珍

在暑假时，因青哥很喜读龚自珍的文章，所以把一部久藏在书架角里，连我见都没有见过的《定盦全集》，移放在天天遇见的书桌上了。

我因为它外观既不美观，翻开来又是每行里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奇怪生字，所以我恨透了它。但是在晚上乘凉时青哥常大赞而特赞龚自珍的笔法什样有奇气，什样有色彩。他常背了几段给我听，我虽则似懂非懂，但是却常给他引得发笑起来，因为龚先生的文章里常有许多奇怪的植物名字，真和植物学教科书一般。

后来我顽性敌不过青哥的引诱，也跟胡乱地读了几篇。虽则不用心地去读，不会增进什么知识，但是龚自珍之为植物学家，却给我证实了。只要看他几篇游记，他没有一处不在百忙里夹述两句关于植物的记载，而且用他植物学家的眼光来分析：“这是什么名称？这种植物出产在何处？产在这里的植物比产在那里的好是坏……”

举几个例来说：

《说京师翠微山》：“……草木有江东之‘玉兰’，有‘苹婆’有巨‘松’‘柏’，杂华靡靡芬腴……泉之上有四‘松’焉，‘松’之皮白，皆百尺……不忘龙泉，尤不忘‘松’。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，有四‘松’

焉，形偃神飞，白昼若雷雨，四‘松’之蔽可千亩。平生至是，见‘八松’矣。邓尉之‘松’放，翠微之‘松’肃；邓尉之‘松’古之逸，翠微之‘松’古之直；邓尉之‘松’，殆不知天地为何物，翠微之‘松’，天地间可桀无是‘松’者也！”

《说昌平州》：“……其谷宜‘麦’亦宜‘稻’……其木多‘文杏’，‘腔婆’，‘柿’，‘棠’，‘梨’……”

《说天寿山》：“山多‘文杏’，春正月作花，山之势尊，故木之华也先；山气厚，故木之华也怒。山深，故春甚寒，深且固，故虽寒而不冽……”

《说居庸关》：“……木多‘文杏’，‘苹婆’，‘棠’，‘梨’，皆怒华……”

《记王隐者》：“……出门遇‘梅’一株，方作花……桥外大小两树依倚立，一‘杏’，一‘乌柏’。”

《重过扬州记》：“……阜有‘桂’，水有‘芙’，‘蕖’，‘芡’……”

综合以上所举的几篇里，关于植物的记载已不下十余种。若他不是植物学家，如何会识这许多连我们听都没有听过，见都没有见过的各种植物，如“苹婆”，“玉兰”，“芙”，“蕖”这些东西呢？更加上了他建造了病梅馆去医疗病梅，所以参互求之龚自珍之为植物学家无疑了。

但是龚自珍的植物学家，固异于现在的植物学，他所研究的是“气”，而近代植物学家所研究的是“质”，易言之，龚自珍是个艺术化的植物学家，不是科学化的植物学家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龚自珍文学家的尊号上，总是可以套得上植物学家的尊号的罢。

1927年11月30日于东吴一中

物伤其类

——哀云逵

“云逵死了！”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。

他不是愿意死的人，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。他不怕活，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，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，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“多此一举”的生命，死却偏找着他。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，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，老天不公平到这样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？

满怀不平想申诉，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，郁积得受不住，只能悄悄地围上项巾，离开这木庚院。早春稀有的冷风，吹在却尔思河面，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。

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，似乎也是这个天气（我的记忆这样模糊），在呈贡三台山上，听吴文藻先生说起，城外有个魁阁，魁阁里有位陶先生。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，在一丛松林里，隐约有个古庙。湖光山影，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。找到这地方去住的，定是个不凡的人物。云逵本是个诗人，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，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，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，但人静酒后，娓娓话旧时，他那种不泥于实际，富于想像，沉湎洒脱的风致，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。那天不知为了什么，没有去找他，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。

有一天，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，好像是有一点微雨，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。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短裤，褪了色的呢帽，衔着烟斗，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，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，说话时有一点口吃，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。不久，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中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：“云逵。”我有一点不相信，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？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，“这就是陶先生么？”他那多肉的手掌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。

其实，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。他提起了，我才记得，远在10年前，我在清华，认骷髅，量骨头，杀兔子的时候，他曾到我的试验室里来参观过。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。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，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。我在这试验室里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，逢着心里闷的时候，就烧香。白骨满桌，香烟缭乱，另有一番滋味，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。他进门来，我是个小学生，老师带着此贵客，见面之下，有一点窘。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，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。临走时，抚摩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，向我笑了一笑。这一笑我还记得。

在车上，我们两人就攀谈起来，话从海外说到天边，一直到车到了昆明，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。分手后，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。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，他是否在古庙里，我也没有打听。

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，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。因为在一起做事，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，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，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。太太是走了，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。我一进他的门，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，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，似乎很抱歉，一手搔着头，摇了摇，“怎么办？”一忽，很坚